

兩  
朝  
憲  
章  
錄

兩朝憲章錄十七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

嘉靖四十年辛酉春正月壬戌朔上不御殿 庚寅廣  
東巡按潘季馴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  
僻以為用度之煩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  
遇客及一切公費官為發銀使吏胥里老承買其里長止  
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代  
任者在通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鄉遠比  
年收民者視為利藪屠剥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雲霄  
之上愁苦之聲無路上達故相聚為盜臣將里甲弊政更

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非難守法為難守之於畿輔之  
地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為尤難今廣東之民既感而  
動矣君非仰仗明旨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  
戶部請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藉用過銀數以聞報可

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言日食微陰即同不  
食上悅以為天春一而禮部尚書吳山以救護禮畢報  
忤旨山引罪姑記之辛丑左都御史周延卒延吉水人  
峭直清介寡言笑居官執法不為矯矯聲迹清節自持終  
始不變士論重之卒謚簡肅三月乙亥令吏部尚書吳  
鵬致仕禮部尚書吳山閒住鵬在吏部凡百官進退一聽

嚴世蕃即邊方小吏無敢有自專者公道久壅中外人心  
無不鄙薄憤恨山直亮有時望旣以救護日食忤旨上  
大不悅嘗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給事中梁夢龍等遂  
併劾山鵬 丙子金星晝見至二十四日而歿 四月辛

卯工部尚書劉麟卒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  
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歷陞工部尚書  
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迹不入  
城市貌恂恂長者自守介然而不為畛域以是人尤愛敬  
之卒謚清惠 癸巳大風雨黃土晝晦 丁未保定巡撫  
霍冀上言比緣民窮多盜而有司衛所長吏及司捕者漫

不為意請如先年所下河南例凡有衛所州縣長吏同泣  
一城者若遇失事重大則衛所長吏及巡捕官坐以守備  
不該罪府州縣官論罷職其無衛所地方則各守令及巡  
捕官坐如衛所官罪初以師尚詔之亂創此例迄今行于  
河南不及他省茲者四方盜起請一切通行報可 五月  
乙亥寧夏巡撫奏慶二鴈坊讀書好善敦尚儉朴寧夏修  
築邊墩出金穀犒賞居家孝友尤能銓束宗儀以禮法賢  
行著聞乞表之以示勸 上遣官齎勅獎諭仍命有司具  
綵幣羊酒并給坊扁旌之閏五月癸巳御史張九功以旱  
蠲陳言五事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

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  
司每當入覲多方科歛以克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痛  
宜禁革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  
職任不乂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糧餉不克宜反此四者而  
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使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  
恤營軍以蓄國威 上從之

臣按吏部者人才所出豈但卑官末品不可受苞苴  
以壞體統耶科道為朝廷耳目督撫為朝廷藩翰又  
可用賄以得之哉假令慎選風紀簡重才猷猶恐十  
人之中不得一二迺以賄之多寡為官之崇卑安所

得風紀才猷以為之用當時有司欲科道者爭剋利  
民財督撫欲內遷者爭減損遺餉甚至以萬金而得  
吏部主事源既濁矣臬既邪矣欲望正百官也難矣  
況掌者又吳鵬歐陽必進諂事世蕃惟命是聽乎愚  
竊耿定向一疏已見時事之乖而方九功指斥又其  
甚者嗚呼可鑒已

癸卯南京提督振武營劉顯承新命上言南京營軍習成  
驕悍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統川兵三千有勇知方乞許  
便宜蒞鎮隨營操練內以彈壓兇惡外以控制倭夷卒有  
古終者許臣以軍法從事俟其內馴外服海防稍靜漸為

散遣部以南京原無前項錢糧請許選精銳五百人自  
餘付代者有警聽顯調用報可 辛酉命修撰唐汝楫充

裕王府講官

壬午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

等為黃台吉以威逼屬因用為導以內訌永寧龍門之間  
頗被其害然黃台吉訟虛凡史夷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  
者多為所漁由是史夷怨恨累求內附保寨遣臣疑其詐  
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  
十餘人盡戕其衆以其俘馘來獻守臣以聞詔賞史大史  
二織金衣絲段有差 甲申戶科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  
糧虛糜之甚奏討之多莫有過於薊鎮者近緣解詐論臣



查嘉靖三十六年過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  
昌平止四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絕若此夫防春  
不過小警春時用盡防秋何以加之使諸邊效尤又何以  
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徃昔侵冒之弊  
誠不能無宜專勅風憲大臣赴邊計議臣又聞今帑藏已  
竭閭閻亦空則財將安歸即如近日太監崇現身故遺金  
百萬僭輦爭奪夫以百萬金委之群小孰若藉而取之以  
助邊餉充內帑較諸額外徵求不已多乎至於侵盜邊餉  
法本至嚴今十無一報廢法莫甚以後俱當從實舉行  
上是其言令論回籍聽勘

臣讀嘉靖中年以後紀見錢糧自正額之外開礦  
巡諸所可取者已無遺矣而太倉所儲不足以供半  
年之費下里蕭條閭閻空匱求其故而不可得意疑  
不在臺閣則在臺宦今觀此疏信乎其不誣也我  
世宗以邊防爲急今日發三十萬明日發五十萬爲  
築牆餉軍之費不下萬萬計乃一有警戒復請內帑  
仍復發之顧猶然牆不能禦寇餉不能足軍侵漁入  
已內餌權臣他猶可恕也許論世受國恩亦爾貪黷  
較之奄宦甚爲可罪必明正其罪而又抄榮現之產  
則就之徵求者遠矣願 皇上釋鄭茂之疏而抑

為許論者

七月己丑朔日食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燾言  
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  
位旺榮氛侵銷錄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懼忤

上以為然 乙巳苗春宮成 八月辛卯南京御史林潤

劾總理鹽法鄒懋修八罪冒五罪需索屬官饋遺鉅萬罪一

受狀取富民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虐殺平民罪四

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修疏辯得旨照舊供職

辛未金星晝見 乙酉致仕禮部尚書孫承恩卒承恩

華亭人卒謚文簡 九月戊子太原知府於惟一為巡撫

所劾當調晉王上言惟一在郡得軍民心請留之 上不  
悅戒王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  
官惟一在郡索已任事節財愛民歲飢設法賑濟所全活  
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總兵王懷邦率衆避入會城軍  
士擄掠於市惟一託山榜之驅其衆於城外及懷邦以失  
事被劾屬惟一問然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巡撫孟淮  
貪穢鬬茸舊有民壯防秋淮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虜入懷  
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諭惟一令寬  
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乃劾惟一遂調任太原士  
民如失怙恃云

臣按郡守為民之師帥而巡撫為守之表率彼孟淮  
巡撫山西奏免民壯防秋而盡徵折價深懼懷邦發  
耐囑令寬罪亂紀壞法不職甚矣若惟一治太原賑  
濟飢民全活者來驅逐標掠安堵者感即論懷邦之  
死而逆孟淮之令則其仁慈風力昭如日月而反為  
孟淮所劾公道之在哉幸而晉王白其狀而顧令巡  
按逮問則黜陟之明幾于倒置矣惟一雖調而民心  
則公惟一又奚媿焉噫今之為惟一者為誰而其為  
孟淮者接踵安得復遇晉王以申冤抑耶

已酉南京致仕戶部尚書盧紳卒紳咸寧人性誠懇務修

實行故居官所至雖無顯聲而去後恒見思其孝  
閔中士人以為楷云 十月庚午兵部尚書楊博言江西  
之寇始於南懃賊巢合廣西叛兵益以本鄉惡少遂至蔓  
延不制前奉詔督責諸臣以九月報平而今且過期不效  
請更申飭刻期蕩平仁令照邊方事例半月一馳奏賊情  
又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郵素閑韜畧可就委以兵事海道  
副使譚綸嘗練土兵足稱智勇今以守制回籍寔令墨衰  
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  
兵乘虛擣瑕攻其必救賊必帶於內顧乃可平矣 上令  
胡宗憲督率進剿餘如議 十一月甲午以禮部尚書袁

煒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庚子改郭朴為吏部尚書令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 辛未夜萬壽宮災

上暫寓玉熙宮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舊宮也自壬

寅宮闌之變 上即移寓於此不復居苑內是夜火化乘

輿服歸及先世寶物盡燬 十二月丁卯戎政尚書王邦

瑞卒邦瑞宜陽人嚴毅有執器識甚偉初庚戌虜薄京城

奉命巡視九門陳守禦五策虜退請更營制遂定為三大

營即以邦瑞為兵部尚書協理營政時仇鸞為太尉欲節

制九邊諸將邦瑞力折不可因勅鸞跋扈不道鸞陰中之

詔奪其官歷官四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節著卒謚襄

殺 丁丑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  
惰乃議摘選番戍其說有四一則使京軍習見烽燧涉歷  
勞苦可以轉弱為強二則居庸鎮邊原有懷保在外警報  
絕少即使有警去京師百里而近可朝發夕至視調宣大  
保定之兵勞費頗殊三則春防之日本鎮止留邊兵二枝  
一遇虜警不免分置顧此失彼誠得京兵守二區則邊兵  
得專守北口在此為虛聲在彼為實用四則部署已定  
可視來春緩急為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糧 上是之  
辛丑詔重刊前禮部尚書胡濙所進衛生易簡方書傳布  
天下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春正月丙戌朔上不御殿丙申

京師地震已亥兵部尚書楊博言今年復端之始雪澤

屢降第薊鎮宣大逼隣虜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

給恐遷延過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衛目擊其苦若

及今稍為處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比之荒歲召買

省價實多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穀

之費上嘉其留心邊計許之仍令各鎮從實舉行庚

戌戶科給事中鄧練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得官吏侵牟

兵馬廩耗之數以巨萬計還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許

論調度失宜管糧郎中間光潛劉勃出納不明之罪而所

以致弊之由有十大畧虛填籍伍監收家丁偵報不以實  
調遣不以時主兵或代客無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門  
皂官承畫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胥成影射之風其他無  
名冗役無益浪費不可勝數皆常痛革 上從之 辛亥  
左都御史潘恩言四事一言邇來管錢銀者牟羨餘之利  
理刑名者徇出入之私開廠開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  
則騷擾下民諸司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乘  
輜多役官夫設酒科及樂戶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勅兩  
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邇來御史催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  
走之未暇聞有司賢否雖行舉劾必及待期以故貪吏

日縱今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者回道以不職論三言  
憲職嚴重必纖毫無汙然後人不得而議之今御史巡歷  
供億饋遺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受保舉謝儀私索地方  
土物今後毋過自奉毋厚私交仍禁革守令常例一切羨  
餘紙贖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鍛鍊成獄或所犯  
本無重情而家道豐厚必為羅織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  
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比追罄產有同沒籍今  
後宜坐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違者其實奏疏入  
上以為深切時弊令務實舉行 二月辛酉詔罷親耕親  
蠶所司勿復奏 三月甲午宣大糧儲霍冀煎州總督楊

選奉旨勘上糧餉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上  
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  
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  
十二三萬矣其他冗費不可謂其盡無而究其大端則增  
兵之耗十居八九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今 皇  
上之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苗要  
在督撫官以篤實行耳至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在河南  
山東巡按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  
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田子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  
降新勅賜之重其事權部覆督催民運屯田則巡撫巡按

西華縣志卷之十一  
及御史已更新勅但也田御史原有專勅惟河南山東巡撫中未載當增入之上吏部議壬寅賜貢士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癸酉鄆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五月丁亥命都督僉事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甌叅將翁大猷副之一應戰守事宜會同督撫官協謀勦賊仍令江西紀功御史段顧言兼覈廣東功罪以聞從兵部尚書楊博議也庚寅廣東遯外屬夷王果等導虜衆入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率遊擊徐繼忠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輜重

鎧甲而遺備樂劇晉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餘級  
督視高縉等以捷聞部覆遼東飢疲之後有此克捷乃近  
年諸臣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宜重 上然之 戊戌  
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時仕路混淆賄賂公行庶吉士素  
號清選至是亦以賄賂營求貧者稱貸為資有持券入貸  
於司禮太監黃錦者錦密以聞 上聞而惡之報罷 壬  
寅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  
爵賞廣致賂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  
書羅龍文為尤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黠狡不才士夫  
競事媚奉號曰鶴山先生猶有異者世蕃遭母喪 上以

高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為扶襯世蕃名雖居憂實  
喜得計擁侍姬妾屢舞高歌已為鬼神所厭挾其目矣臣  
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孝者之戒先  
是上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漸疎嵩凡軍國大計悉諮之  
大學士徐階故應龍奏八遂稱旨下世蕃等于諸司擬罪  
坐世蕃烟瘴衛克軍馬鴻龍文遠衛克軍年錮于獄  
六月庚午廣東賊首張璉等馳送京師獻俘正罪 丁丑  
淳安縣知縣海瑞抗直不阿上官初鄢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巡汴郡縣所至招權嚇財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為裝  
五綵與令十二女子昇之令長以下見懋卿皆膝行蒲伏

至以文繡被廁床白金飾溺器千里傳送絡繹道途  
淳安伏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食不足容車馬懋  
怒甚然知其不可辱為歛威去之而密嗾御史袁淳  
藥其短其後懋卿袁淳俱以貪寵敗而瑞得申白叙  
用云  
已卯三邊總督喻時奏豫邊防五事一調腹兵以補空遺  
二視功次以激勇力三量緩急以攤軍儲四處供饋以豫  
冬防五備戰馬以充衛額言三邊四鎮地里浩渺兵稀糧  
少戎律弛仍嚴革橫派廣恤窮軍精察地形熟演武藝  
明斥堠遠哨聽詰姦慝招投降凡保障陝民者罔不盡心  
以為之豫



臣按掌三邊者兵力單弱捉襟露肘習見以為常勇  
功既驗坐觀候賞循塗以自歛秋防已匱糧餉則冬  
春何以為生冬春如無接濟則主客何以為資至於  
倒死戰馬不為買補則拾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又  
何以取給哉時一一料理之卒使連奏克捷逆鄙肅  
清是何良策而只是大約五事之中有至秘之計一  
則哨丁偵探之蚤一則官軍按伏之密而厚待降人  
能知奸宄故迎其初來出其不意而成功無難耳兵  
家用間用奇之法深得之矣視彼綏降以要功而人  
心離散禁哨以出塞而聲息無聞者何如吾見遼東

而擊西攻首而畏尾即明立按伏將焉用之吁翁萬  
達劉天和而後能繼之者舍特其誰哉

七月癸巳戶部集廷臣議上理財十四事一曰省兵食國  
初邊儲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  
營堡始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嘉靖十八年以前僅至五  
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司計者將何以應之今  
惟有選兵而已宜令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  
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客原額諸所新設營堡查將要害  
即常隨宜併省其京營軍士亦宜會戎政官一體清查二  
慎調遣三先節約四完積逋五清屯糧六議校放七均修

遷八停外例九處銅價十省供應十一杜奏留十二議補  
助十三議漕銀十四定税法上乞其議八月丁丑戶  
部尚書高耀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初大內災宮人有密  
收得龍涎香者至是為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購  
之遂大稱旨云耀初以賄結嚴世蕃城機著聞父是世蕃  
既敗知不為公議所容乃詭遇以要上知蓋小人患失  
如此乙丑詔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稽考卷九  
三萬有奇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愛之  
几席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上命左右趨登文  
樓出大典遂得不燬至是重校正之九月壬午三殿工

成 甲申給事中趙灼沈淳陳質為嚴世蕃黨被劾同時  
罷去

臣按史臣曰嚴嵩繼子為非任用群小賴 世廟明  
聖一旦拔去巨奸如大明堂空陰沴屏伏何時假借  
氣勢鼓煽聲利之徒咸使去位朝署為之一清若駢  
懋卿之幹局董份之文學唐汝楫之門第使其持身  
克慎廉靜自守皆可以坐致通顯乃不自愛重其心  
為市井奴隸之行卒之身名俱辱為世所羞稱而猶  
畱報復反劾正人禹世公論其能掩乎後來皆可以  
鑒矣柰何嵩之覆輒未幾而張居正踵其後殆尤甚

焉然蒿之所繼者不過一任子之世蕃耳乃居正則  
嗣脩懋修顯然登狀元居翰苑欲放秦檜三世為史  
官鄧懋卿等不過一身之寵榮耳乃王篆輩亦使其  
子謀取名申世道愈趨愈下甚矣我皇上繼照追  
奪制薪豈不有光於世廟哉

戶科給事中何如條陳五事一曰寬民力謂近年有  
日事誅求民不堪命即以南直錄言之有加派添派銀  
兩矣有坐派料價矣而軍門之外復有撫江之募兵兵備  
道之北丁府州縣之鄉兵焉料價之外復有採木顏料等  
項徵勸借等名焉而當其事者又或已停而復徵或指

一而科十俱當嚴革仍以明年為始將民間額派錢糧  
數家給一信票令官民各如票奉行有別立名色者罪之  
其正賦積逋之數仍行各撫按官查係上年所欠者嚴限  
完解其三十六年以後每年帶征三十六年似暫停征如  
已解侵欺者仍清解如故二曰懲賊吏謂近奉明旨令犯  
賊官徒重提問而所司官難于任怨未見舉行請申明前  
旨凡滿員以上盡數追完方許發遣不惟貪吏知警且因  
而可以佐國用三日重糾察謂人主深居九重而欲見吏  
之廉汙於千萬里之外聞民之悲歡于深山窮谷之中恃  
撫按為之耳目耳今或善事上官者雖貪殘得舉孤寒寡

與者雖清白見誣近欲嚴劾異同之罰同救弊一說然舉  
劾大同者亦未必不隨聲附和况巡按官事權極重督撫  
恐失其欲心尤易行私必吏部秉公以持辟吏之是非都  
察院據法以嚴回道之黜陟而後上下相維吏稱其職矣  
四曰正士風謂士風不正則請謁繁請謁繁則苞苴盛耶  
如巡撫秩尊任重然一遇地方有事士大夫視如穴坑苦  
海近推一及邇爾含皇涕泗當必告意既下勿容推辭則  
請謁少而苞苴不行矣五曰禁奢靡謂廷臣每遇歲時僅  
篚交迺宴會雜選窮水陸之珍恣歌舞之樂而百工技藝  
亦且日事淫巧以罔重利皆傷化糜財漸不可長宜重懲

以法 一以寬民力一事下戶部照所派年分備查正額  
錢糧不許一槩併征以懲賊吏重糾察正士風下部院從  
實舉行以禁奢靡一事下禮部出榜禁革仍示大臣科道  
各加儉約以為衆先

臣按何澄條陳三事通達國體每歲派定錢糧各給  
信票則吏不得別派民不得多納可以休養番息每  
歲或遇時節務從儉約則上以是為倡下以是為和  
可以減損存積如是而又賊吏懲焉完滿貫之賊糾  
察重焉務正貪殘之吏士風勵焉必遏請謁之舉則  
世道不少變耶 世宗即令部院舉行而又各有所



屬是真有意勵精者然考之當時大率為嚴嵩敗壞  
之甚差出撫按皆黷貨婪財之輩非苞苴則無以為  
請謁之資非聚斂則無以充苞苴之用即有侵犯悉  
皆諸匪士風不正賊吏不懲久矣則其額外科征而  
交通筐篚夫孰得而禁之今去嘉靖又三十餘年邇  
者撫按詐稱饋遺奏劾得實 皇上諒官勘明追贓  
定罪萬姓所欣矣而猶為之中救是助紂為虐其人  
亦紂之黨也願併治焉

十月乙亥御史林潤言今天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  
藩然未有建不易之策者懼拂宗室之心而重違 祖訓

也臣觀河南開封洪武中惟有周府今郡王已增三十起  
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數舉一府而天下可  
知也今距嘉靖初又四十餘年矣所增之數又可知也夫  
天下財賦歲供京糧不過四百萬而各王府祿米凡八百  
五十二萬即如山西留米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三百  
一十二萬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而祿米一百九十  
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已不足祿米之半況吏祿軍  
餉皆出其中乎然自郡王而上猶得厚享將軍而下至不  
能自給飢寒困苦號呼道路聚而訟有司守土之官不惟  
蠲辱且懼生變察官司困於難供而宗藩病於不給天下

無可增賦之理而宗藩正當養終之時可不寒心哉今議者或言當今天下親王如國初遼韓岫肅皆二千石或云郡王而下半支如京朝官例儀賓而下如外有司例或云親王袒免而下則從庶人之例月支米三石或云不宜遽削於今日而惟定制於方來或云定子女之數以杜詐冒或曰則應舉之途弛而賈之禁言人人殊臣以為宜令集議於朝仍頒示諸王示以勢窮極弊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割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入有限費川不經共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衆議斷自宸衷以

垂萬世不易之規距下禮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乙酉命

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詔求法士及秘書 丁亥刑

糾給事中陸鳳儀劾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淫十大罪 上

命械繫至京問 辛丑日暈生弭上有抱氣赤黃色白虹

彌天日下生戟氣蒼白色 壬寅先是兩淮餘鹽銀額徵

六十萬三十二年新開工本鹽引增至九十萬總理鹽法

鄢懋卿鹽增至百萬限每半年解銀五十萬商人若之會

有旨趣徵春夏二季銀事下巡鹽御史徐燝燝乃上疏言

祖宗朝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

每引以二百斤為一袋商人赴邊報中每引納銀八分永

樂以後每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賣商人之  
利亦十五焉雖律法甚嚴止以犯禁科罪而所獲贏貲置  
之不問良以商人者扶貲萬里躬冒矢石而出百艱得一  
生以為我是邊耳當時邊儲貯足而戶曹轉亢有以也近  
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必  
加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鄆懋鄉見掣鹽阻滯為踧通  
之術而不知邀近功於目前後終不可復繼是誤國亂政  
之尤也今議者徒以前歲鹽課不虧遂指為例臣查得前  
歲所解非取諸商也稱掣之後即為督促此單不足則預  
借下單下單不足則質當引目又不足則鬻產回藉又不

足則悉括庫貯挑河等銀以盡借之節年所積不罄不止  
戶部仁知有銀解到而不知皆由剗肉醫瘡者也今疊告  
災荒而不加卹安知不將來并六十萬而盡虧耶又有可  
懼者年來產鹽各場皆沒於水煎燒之所蕩折離居徵鹽  
入倉不免縲絏若取金百萬之數官必追商商必迫竈臣  
恐復業者一人而逃亡者數十人弦急而欲絕不棘于此  
矣乞勅戶部仍以六十萬徵解庶商竈樂趨可以經久疏  
入部議亦以為然詔可 十二月辛酉顯陵守備太監張  
方及奉祀蔣華等奏言十一月冬至日甘露降於顯陵之  
松樹先是 上嘗思慕 獻皇帝 獻皇后乃以冬至日

西華集卷之十一 奏議 三

奉安 二聖神几於象一宮以便瞻奉而其露即以是日  
降採取以獻 上大悅以示禮部部言在昔黃帝唐堯本  
朝惟 太祖 成祖嘗致斯瑞今顯陵乃 二聖發祥之  
地而冬至乃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竒逢妙合宜令百  
官稱賀以昭聖孝感通之徵 上如所請 壬戌薊遼總  
督楊選言各邊將帥威令素行於士卒而後可賞其禦  
虜近日姦夫猾戍各陰求嚴將之短浮言藉藉眩惑視聽  
甚則客兵藐視抗衡謂之何哉自今嚴造謗之誅重闔外  
之權仍令主客兵一體訓練有梗令者並以軍法治之又  
順天撫臣職理兵馬糧餉而薊遼糧餉撫臣成不與聞何

也自今以主客糧餉宜責管糧郎中收放兵部召買軍絲彼此磨勘仍於巡撫勅書中添載催徵屯糧事宜著為令從之 丁丑錦衣官逮總制胡宗憲至京請旨處分 上曰今却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之令閒住

臣按東南倭寇擾數年禍延四省張經曹邦輔有功無過而或斬或戍識者莫不憾嚴嵩趙文華矣胡宗憲個儻豪雄誠足堪任特陞轉官階不能不資奸黨故天下士夫亦以惡奸黨者惡之耳雖然任用劉顯俞大猷輩誘制毛海峯王直輩削平餘倭以安黎庶其功亦不淺也 世宗釋而不罪且曰後來誰與



我任事吁虞之得其當矣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正月庚辰朔上不御殿庚寅  
初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上令廷推階曰知臣  
莫若君上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太祖耳若嵩者朕  
所自簡而不才至此相必君擇古之正理但後世宮生之  
主不知人耳階曰堯舜四凶後加放殛太祖用胡惟庸  
後乃以罪誅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聽子貪縱  
而斥遣皆無損於明上曰卿言四凶惟庸之類非堯舜  
與上祖不知由彼不慎終也堯為聖帝太祖何事不  
知然且如此況宮生內長能無誤事耶嵩乃放縱其子誤

國戕民非但聽之而已 丙午兵部覆順天巡撫徐紳  
陳驛傳事宜一議編審順天府驛遞之役故事十年一編  
今民間苦其偏累請三年一編著為令二寬積逋各州縣  
協濟驛遞銀逋欠數多宜令天下係小民者蠲免係所司  
侵匿者究治三免扣解往因遺儲告急令天下扣解驛遞  
銀兩銀已輸官而小民供應如故是重困也自今請罷其  
令四重專官順天府所屬諸驛舊屬治中專理今宜申明  
職守責令以特巡歷 上乞其前後諸議而以扣解銀兩  
令再議部議以昔年扣解利於軍餉者十之一二害於驛  
傳者十之八九大率各處徵解到部多者八九萬少亦四

五萬以之供邊九牛之一毛耳至於驛遞則十夫之逃十馬九缺近者倭破興化齎報人以驛馬不時應付遠近四十餘日始得達京則弊可驗矣宜復舊規留興地方供應而後可以責其時報聲息也從之 二年詔再免昌平州寄養馬匹七年昌平自罹庚戌虜變停派寄養馬匹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塞近陵京地衝民困宜永停不派部覆請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丁亥浙江巡撫趙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所由來漸也夫治盜之策不得不假於募兵而為人上者必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又驅

浙之民以極閩之急臣切懼夫浙之為閩也請自今一  
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  
散之間兩有歸著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鄰省  
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從之

臣按民之勇怯何常顧上之作興何如耳夫召募之  
兵利不勝害土著之兵暫亦可久不練土著而專恃  
召募奚惑乎民變為兵兵變為盜也蓋召募而來者  
未必皆強有力每多出於市井無賴不過利其貲糧  
以資浪費焉耳有餘則競為淫賭既罄則轉相劫奪  
民之苦之有甚於虜豈如土著之兵有家屬之顧無

西華富金 卷一 十一  
輸運之艱使為兵巡者習之以法撫之以恩募兵  
之資為土兵之用有功則重之以賞無事則習之使  
守功相倍也此不特可行於西北而亦可行於東南  
惟患虛文塞責耳

癸巳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各項錢糧例派商鋪上納比  
者往往放富役貧而冬監局所派錢糧其稍有贏餘者又  
輒為奸商營占以故倉審之際逃後紛紛乞容臣等將一  
切之若樂商戶之貧富通融搭派勅諭各監局不得縱奸  
倚勢營利於其間庶良民不至流亡而上供亦可無缺矣  
詔允行 甲午改禮部尚書嚴納為吏部尚書陞吏部左

侍郎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四月乙未禮科給事中請刊

定興部志以一統志內猶列安陸先年所修竟以體裁不合未覩成書故也詔從其議仍以董份為副總裁官張居正諸大綏吳可行為纂脩官

癸亥戶科都給事中何燿

言各邊巡撫視內帑以葉餘以請計為得計甚至慮計部

之踈難而先之以餽送利官階之速轉而藉之以鑽求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如山西巡撫楊宗氣計見在兵糧已十

五萬仍計銀六十萬宣府巡撫趙孔昭計兵糧見已足用

仍計銀五十萬此何為哉宗氣稍於各檢猶堪策勵若孔

昭則專事鑽求不可一日居位者伏乞裁處詔宗氣策勵

卷一百一十五

嘉慶四年三月

任職孔昭回籍聽調各邊耗財省財事宜薊遼宣人延綏  
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裏甘肅限五月以裏具奏 丙寅雲  
南進礦金四百兩礦銀一萬兩 丁卯副總兵威繼光督  
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倭賊于平海衛大  
破之海寇悉平 五月薊鎮古北口遣哨卒四人出塞為  
朶顏夷人撲去俄而夷人通漢扣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  
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則擁原撲哨卒夷瘠  
老虎者至牆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虜酋幸愛之義妻父也  
總督楊選款以牽制幸愛則縛老虎者數其罪而釋之併  
所執諸夷悉遣出關獨留通漢妻其子入質俟子至乃遣

還自後令諸子更迭為質半年一貸部議以為良策上

賞選等有差

七月戊戌金木土三星聚於井八月兵

科給事中范宗吳言南京故事操江職在江防應天鳳陽  
二巡撫職在海防各有信地後因倭患遂以原屬二巡撫  
者亦屬之操江以故一巡撫得以諉其責於他人而操江  
亦以原非本屬以緩畧視之今定信地以圖山三江會  
口為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二巡撫畧一留都有急  
則二巡撫與操江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  
而事體亦為聯絡詔可九月戊子嚴嵩上疏言臣年八  
袞欲皇上哀其無告放歸子世蕃及孫鵠以終臣餘年



上曰嵩有鴻得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已丑應六巡撫  
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加派兵餉銀四十二萬有  
奇今地方已寧乞減三分之一少甦民困兵部覆言加派  
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但當減分數也報可 山東  
巡撫楊襄以九月中終兵楊照死事聞 上曰照奮勇殺  
賊捐軀可憫其贈少保左都督仍賜諡立祠照忠勇負氣  
起家偏校以敢戰知名撫士卒有恩故人樂為之用虜聚  
衆遼東塞外選銳卒出塞分道擊之照夜行失道離塞六  
十里天明為虜所覺中流矢死練補衮等馳至力戰斬首  
二百二十餘人虜引去補衮等以照屍還初時汗濁太甚

凡邊將無不由債帥進者照自八永葉會嚴世蕃敗朝廷  
以人望用照由是感激知遇誓以死報起廢數月間三戰  
三捷竟殞于陣其義烈有足稱者 月癸酉兵科給事

中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  
畏縮不前力戰之臣已胡鎮外無閉焉當今不一大創俟  
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勅嚴諭刻以勦賊五日不出則降級  
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因  
劾楊選徐紳 上大怒命官逮來加嚴刑訊究 甲戌大  
星自辛亥起冒宿至是進行抵婁宿之次 十一月兵科  
都給事中丘樞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一破邊官之常套如

兵馬為一方之保障豈堪迎送之疲餓糧竭百姓之膏脂  
何取餽遺之濫二除邊人之積需如邊人擅殺降夷豈不  
沮歸附之心墩軍私役虜貨每至啓窺覷之機三畧邊務  
之虛文夫選將練兵脩牆轉餉以五分區擺邊未嘗不僕  
僕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何請勅邊臣以求  
實効上初聞楊選韜首通漢令其父子代質焉以為起  
釁機疏入則大怒曰機既所見如此曷不先言下機錦衣  
衛杖六十黜為民丙戌致仕吏部尚書聞淵卒淵鄞縣  
人疑重與沉端毅有守南北數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夷險不踰有大臣風但其為吏部時值嚴嵩當國頗有軋

悟雖未幾竟引去然功名頗異於初議者惜之十二月  
壬戌祖部言朶顏三衛屬夷世爲中國藩蔽邇來雖不失  
職貢而往往陽順陰逆即今諸夷入貢當齊集于部宣示  
朝廷威德飭令以時哨報竭力捍衛無懷二心若仍前反  
覆閉關絕貢且發兵討勦不宥俾歸傳諭諸部上從之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乙亥朔 上不御殿 乙未

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  
工各一萬兩發劉籌於搞官軍徐階曰春防旣賞秋防特  
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是其振  
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二月甲寅禮科給事  
中辛自脩言平易恂懦之吏投之以盤錯則事繁而民衆  
玩揮霍卓越之才當之以安靜則更張而民必擾故銓才  
要矣而量地尤急焉即如近歲考察大名府屬以進去者

居十之一而順天府屬居十之五豈輦轂之地盡為國人而畿甸之一隅獨賢良若是多哉今宜分別議處若銓選時必擇才力有餘者居其難而以不足者居其易若考績時必於難者求之恕而於易者責詳若推陞時必使難者無淹滯之嘆而易者有循階之久若黜罰時則必易者必盡其法而於難者盡心其故廢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亦無不可用之人矣疏入吏部請行撫按官先據此以行舉劾而部中就此以斟酌進退之詔可閏二月甲申京師雨雹丁亥周府宗室違制多買田宅濫受校尉者河南巡按胡充臣以聞詔各王府於邸第之外不得私置房宅

其貧民賣田王府者先將田糧數目及佃戶姓名報官一體編差違者以按獄論 二月辛酉審熱法司繫獄宥死罪矜疑者三十一人戍邊時原任給事中沈東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例東妻張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廿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八哀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束年長無子為娶一妻未及到京會七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煙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恩曠蕩臣願代之繫獄暫令臣夫送父終年仍又趨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戊子福建巡撫譚綸

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庚子木火土金四星聚於卯 五

月壬寅朔日食 甲寅金星晝見 乙卯 上夜坐庭中

御幄後忽獲一桃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未  
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上表賀 各手詔答之 六月

丁酉京師重城成 七月乙未以右諭德張居正充 裕

府講官 禮科給事中辛自脩劾總督戎政顧襄不能開

誠布公勤多顧忌協理僉都李燧心疑氣沮展布終難乞

勅襄洗心滌慮勅吏部將燧議別用速舉素知兵事者

以代 上然之陞浙江巡撫趙炳然為兵部尚書代燧

仕吏部尚書夏邦謨卒邦謨涪州人均江南賊後丹陽



民尤德之為立生祠卒於家賜祭葬如例 八月庚午兵

部奉旨集議京營實政其畧言 祖宗設營兵於京師以

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輕意甚深遠去歲變生倉猝請調

紛紛以故戎政二臣莫知所指從之則慮其剝膚不從則

橫生口語宜及今防秋之期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

後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一核訓練之實言主將入營近

舉合操未暇分練宜令總閱之餘將自練二核戰守之

實言邊兵主戰京兵主守今京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

於東北用八枝西方用二枝去京城一二里為營其戰兵

六枝屯城四隅惟叅佐二枝許聽近京急調三核所領之

內月

實言諸將不和往往心口異狀是非蜂起宜重繩以法四  
核軍士之實言兵在善練亦在善選固有選時強壯而練  
時衰病者宜隨練隨易勿待類選五核議論之實六核久  
器之實七核兵車之實八核城守之實九核強壓之實十  
核哨探之實皆言不時脩理戰日分部伍卒以為城守策  
應偵報之用詔務實舉行 九月丁未原任福建巡撫譚  
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繼父善後六事一議將言軍中必令  
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右支吾  
四面旁觀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  
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

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  
與各州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集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  
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  
自兵興以來未入於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  
欲為催徵之舉不知倉猝未起蕪穢未闢而一旦督促數  
年之逋是歐之盜也今已徵者且留地方未徵者缺兌追  
併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寬海禁設縣治  
行撫決再議餘俱允行 己丑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  
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是歲兩  
京初用進士為分考官皆就近選人得揣摩而浮議甚

多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事不協于是禮部復以初  
議不便白上罷之 十一月辛丑南道御史林潤奏臣巡  
視上江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之家龍文  
卜築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亡之志而世蕃自罪誅  
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羅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  
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  
蚤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濶逮捕至  
京問 乙丑吏科都給事中趙灼條陳考察四事一定取  
拿言用時小宰計羣吏之治以庶為本今考察時必使操  
持清白者雖過必容貪墨有聲者雖才必黜則庶吏勸矣

二酌降調言調以廢偏才降以懲有過今漫無差別宜  
為二生才不任繁者調舉動乖違而貪肆未寤者降則劑  
量適均而人才亦曲全矣三破常格言宜以功能為殿最  
以賢否為去留即一郡而數人勿以為奇或數郡而一人  
勿以為繼四抑浮言謂凡告訐者勿得受理即事狀具結  
須亟為窮治嚴反坐之法不得多先入者所欺詔從之  
十二月壬申刑科右給事中張岳奏多譏切楊博且言  
方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皆思䟽淪澡雪以清吏治惟兵  
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  
其咎必有所歸博聞之甚不平乃執奏乞罷歸思過上

兩京實錄卷一百一十八 國朝李諫林  
詔留之已而禮科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宜末言大臣  
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  
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謬謬近有小臣盡忠言  
事而大臣為之悻悻不平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  
家所能辦否乎其語蓋侵博也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春正月己亥朔 上不御殿 丁未

景王薨 乙丑兵科給事中邢守庭言今之邊務猶有積  
弊未除者一運籌未盡周如近歲遼東虜常露形入犯河  
東及我兵馳赴河東彼以輕騎竟犯廣寧此聲擊靡定可  
鑒也山西虜初以十月終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不忌

寒洹不避章祐此衝突無時可整也在我當多方戒嚴  
以張勢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律北則勿繼  
弭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屬夷之傳言難據庶幾前  
慮後則猾虜可破一報功未盡實假為贊畫報效者縱虜  
入為奇貨以謀級為要津憑藉虎威大張鴟吻見軍民獲  
首虜者即攫為己物且揚揚然受賞叙矣不惟缺及其身  
而且帶有家丁亦蒙重賞使忠義無體職此之故宜試驗  
武藝論畧而去留之本兵亦不得徇情咨送廢登報皆真  
人思用命上嘉納之二月丁卯蘇松巡按溫知璋言  
蘇松四府自嘉靖十六年以後加派各項錢糧至四十七

萬八千餘兩而工部料銀不在此數乞裁減以復舊額事  
下戶部言本部會派錢糧俱照舊額未有絲毫加增獨黃  
蠟菓品之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餘兩今如璋所奏  
乃至四十七萬有奇不啻百倍中間必有虛捏詭派等情  
宜行撫按逐件查明併將各處實徵錢糧文冊不拘本部  
通行造冊以憑稽考 二月戊辰吏部尚書嚴訥言今年  
朝覲考察之後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乃創立做單發來  
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蓋位  
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其作興之無  
由則其苟且墮墮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



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  
歷布政司如王興宗者臣亦欲倣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  
其志如此則其斥幽也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其陞明也  
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清時盛治裨益不小

臣按邇來專重甲科而蔑視佐貳甲科出身者以其  
扶植之衆繼恣貪淫十常五六而撫按惜之終身身  
勤者少吏部因之益長積敝佐貳之官自揣不能上  
進即有奇績輒為所掩以故吏治無一稱良而熟習  
受困嚴訥間行此例則凡平薄者必思所以自奮以  
冀超擢矣孰肯甘為人下乎此誠得 太祖之家法

而近世掌銓衡者多未喻也

丙辰賜貢士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所得周子義詹仰庇陳文燭傳孟春 辛酉御史  
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 上令從公鞠訊具以實聞  
於是黃光昇等復勘言其交通僣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証  
請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憤得旨世蕃羅龍文即時處斬所  
盜用有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入官

臣按史臣曰世蕃一兒周監子耳蜀亂弼政本其父  
嘗得政日久盜弄威福乃至罄國帑竭民膏而不止  
以滿其欲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即且

罪狀宜坐姦黨之條豈謂無可殺之罪哉乃潤跣指  
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噫謀逆謀叛  
之有無不可知而姦黨正律則無所辭雖然不如是  
則不得即時處斬而快天下人心之萬一也

四月己卯陞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  
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  
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淑浦縣  
教諭李珙為大理寺右評事殤石衛經歷郭文通為肇慶  
府同知蓋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貢  
俱以治行卓異超擢從近例也

此舉蓋嚴訥為吏部萬世所當  
遵者去猶途字軌之見遠矣

庚辰勅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入內閣同元  
輔徐階辦事 壬午建極殿大學士袁煒卒煒慈谿人以  
撰玄文甚稱上意自是奉過日隆前後恩賜廷中鮮有其  
比卒謚文榮 五月庚辰衡王厚熜奏辭祿米之半以補  
宗祿不敷之數衡府歲祿萬石王奉宗藩條例朔辭五千  
石為諸宗倡詔准辭二千石勅賜褒獎 辛酉先是姦民  
胡大順與緣陶仲文仲文死大順以姦欺事發詔斥回籍  
至是希復進用乃偽造金書鉛藥遣其子王玄齋以京

因道錄司監田五萬象通太監趙權獻之田王等遂詔為

聖訓微大順入京屢上書求見上問徐階可仍用否

階曰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田王尤甚不如治之以

法之為正也上悟乃謂詔傳寄旨不治無以戒衆督階

對水銀非可服食詎值聖旨罪惡九重乞速斷以消孽

禍上乃遣逮問狀比錦衣衛兵上獄詞上謂其不實

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詔傳他日復

半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以保邦深計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諭從重擬罪俱論斬六月丙戌

部奏封贈之典朝廷所以示激勵也今外官方面以下必

限以三薦以南北畿輔地近而御史差多各省止有撫按  
間有巡鹽御史其遐遠者必二三年而後六若拘限例似  
非均平之道請自今中差御史并總督提薦仍限三次之  
上係巡撫巡按薦舉者勿拘次數訪治行僉同即舉提  
請庶疎遠共霑恩澤詔可 七月癸卯河塞沛縣等處遭  
道罹閼百餘里 八月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守制大享  
士李本禮部尚書董份吏部侍郎茅瑋各獻頌祝 萬壽  
聖節總督尚書閣住胡宗憲述秘法十四種俱留覽 九  
月戊午總督宣大江東卒東潮城人在宣大四上 上書  
述中傳續食慰勞重書褒獎至是卒於懷來謚恭襄 庚

中初兩淮鹽課歲以七十萬五千引為額開邊報中

鹽後引益以餘鹽納價運司解部至嘉靖三十一年用

御史黃國用議以各場灶戶額外煎剩餘鹽將運司

鹽銀和留八萬一千餘兩給灶戶充工本增收鹽三十五

萬引通前額課共一百五萬引俱作正鹽開邊仍每引帶

餘鹽如例戶部用以抵各邊主兵年例凡十七萬六千兩

有奇由是鹽數頻增三分之一行之數年運司積鹽日多

引至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鹽法大滯至是巡鹽朱炳如

極言其弊謂工本不罷不惟無益邊餉而商灶兩困將併

往年正鹽常例一切失之戶部乃請斷自明年為始兩淮

所增工本鹽三十五萬引盡數停罷其運司扣留割沒鹽  
銀八萬二千餘兩仍解部濟邊報可 十月甲子先八月  
中虜山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拊禾三五散  
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  
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為  
所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盛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  
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丙戌薊遼總  
督劉綎等奏古北牆子石塘三路今歲開荒地六十三頃  
收子粒六千七百餘石宜通行各邊將領嚴督軍士一體  
舉行因叙總兵郭琥等功詔賞琥等各銀十兩 十一月



戊申奉安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神主於正寢  
十二月中戊榮王載堉奏減祿米一千石崇王翊錡奏減  
五百石各補充宗祿從之俱賜勅褒獎 乙酉順天府學  
翟汝忠言臣父鑾歷任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晚年獲罪骸  
骨棄居臣先乞恩准復大學士矣願賜恤典如楊一清唐  
龍倒下禮部議鑾奉職克慎居寵不驕且講筵直贊撰述  
之功俱宜追錄詔賜葬祭謚文懿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春正月癸巳朔 上不御殿 己亥  
金星晝見 戊申大風揚塵四塞 上諭輔臣曰今日風  
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因

疏陳邊備一薊鎮總督監司縱士卒暴橫宜禁戢之一天  
城迤北虜不時入犯輒取利去宜謹備之一邊將畏虜而  
不畏法無肯決一死戰者宜申斥之上以言示兵部令  
如議整理二月癸亥刑部上事海瑞上疏其畧曰陛下  
下銳精未久妄念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脩竭民膏脂  
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  
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  
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而苑而不父宮人以為薄於  
夫婦天下更貪將弱民不聊生十餘年矣今日所賴以匡  
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焚脩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

藥材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竭力經營取香寶則戶部盡  
求四山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正言諫之甚也

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脩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  
湯文武未有能久於世者亦未見漢唐宋方士有存至今  
日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今既死矣至於天賜仙桃  
藥丸怪誕尤甚此左右奸人肆其欺侮也使 陛下誠知  
玄脩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言官講求天下利  
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  
一  
節省一振作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此恭己無為之道  
也若區區於服食超舉之說而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惟

陛下留神省察

臣按史臣曰瑞言諫而意忠非故欲批逆鱗以沽直  
名上初覽之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  
再三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餘會上有疾煩  
悶送錦衣衛追究已而法司擬大辟上竟留中不  
下蓋聖意淵矣意英明如世廟蓋可驅其惑而  
反之正者顧內如嚴嵩外如胡宗憲日以將順蠱惑  
仙桃芝草白鹿白兔獻無虛日柰之何哉使有海瑞  
者十餘人以司諫垣則感動嘆息蚤矣及讀末年遺  
詔乃云祇緣多病過求長生既違成憲亦負初心未

必非瑞之言有以啓之也今皇上思其患而欲大  
用之乃當事者竟置之留都且為小人所詆毀罪難  
有所歸矣

甲戌纂脩承天大誌成 乙亥褫原任通政呂希周御史  
嚴杰副使茅坤知府潘中驤冠帶黜為民希周等皆嘉湖  
人罷官家居橫甚仲驤尤淫縱知人苦之巡按龐尚鵬行  
部至其地廉得諸人不法狀悉收捕家人子弟置之法石  
上言仲驤等既解位失勢與齊民等而猶敢肆虐里中比  
徒挾冠帶為重得以出入公庭故細民莫敢誰何耳非痛  
裁抑之恐為一方之害無已吏部覆議故褫之 庚辰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 聖躬既

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

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

為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

為 聖躬計二為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

禁長途勞頓 聖躬天竹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

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邊今邊境多虞根本空虛

萬一狡逆竊發 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

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猶特念郅中不置云 三月己未

命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

淵大學士同入內閣辦事改李春芳為吏部尚書 辛酉  
先是工部尚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  
等河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為不如濬舊城  
故道由是與衡有隙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  
命者以重法繩之浮議藉藉工科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  
言狀工部請遣官助視於是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起鳴  
勘還上言往時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  
之今黃河異常尚可不為通變之謀哉故臣斷以為開新  
河便宜如衡言工部會廷臣議俱合 上意遂決令其不  
得苟且完事 四月丁卯兵科給事中周世選條陳四事

一國初夏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自是以後文  
移往來寒責而已臣觀震澤暴漲潮沙壅塞浸為東南大  
患亟令脩治陂塘舉行原吉故事庶根本要地可以無虞  
二言逋賦之弊起於糧額不均姦人包占與巨家貴族投  
靠優免影射詭寄者多宜令有司定為鄉官優免之則不  
得濫免凡本色起存之糧未完百石以上者撫按覈問五  
百石以上者具奏以聞糧長收頭一切利弊咸汰除之三  
言南北將帥多夤緣逋賄者如京營游擊韓濟文延綏總  
兵趙守一則遣家人何君表投千金於權門以求美遷一  
則假託公差挾金入都城以謁大柄宜嚴治之四言各省



巡撫有司不行久任謂如傳舍然事多隱匿如川海關  
席間照盆紛紛不即捕滅宜坐姑息養亂之罪五言微事  
曠賦尚熾而泰州史家莊盜徒從起此江淮咽喉也乞令  
守臣勦平仍通行天下各舉保甲之法約束齊民以消禍  
本疏入詔可 乙酉誠憲伯劉世延自陳功伐疊疊數百  
言言涉怨訕 禮部員外李總以賀表有脫誤字史糾給  
事中辛巳修因言人臣祇慎而後朝廷之統體尊邇來題  
奏章詭譎為綽艷不惟九重清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虛分  
久以文晦甚者以鄙褻醜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  
體乞勅禮部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大體如違聽該

科恭治 上深然之

臣按辭尚體要不取繁瑣况臣子對君尤宜敬慎嘗  
謂洪水奏疏下数言而其事核其見確鑿鑿可旋轉  
行乃嘉清以來文漫波淫不惟舉業濫觴而奏疏亦  
成虛語幸自脩既詳議其體至萬曆年間左都御史  
吳時來復申疏之至今餘弊尚存惟取粉飾之辭以  
塵 聖明之覽而求其有經濟謀猷者百無一二蓋  
由科甲之輩沿襲時套而世故疎闊不得不爾此  
寒子即該科已踵其弊又何益焉合無抽取國初舊  
奏頒行以作程度仍限字如舉業正式其或少視聖

五月辛卯朔木星逆行留守太薇垣左執法 戊申時四  
方多盜郡縣各脩武備舉行保甲之汪督捕盜賊然逐有  
雖嚴而教之無素欲其毋為奸邪不可得也聞古者民間  
各立鄉約擇齒德並茂者為之長期會約束明示勸懲故  
其民重犯法而妖亂不興此在今日尤宜亟講 上允行

六月戊寅中允陳謹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毆謹  
出解之為亂挺所傷卧病月餘卒 七月癸丑吏戶二部  
覆科互覈時亮本言近年部院臺省之題覆非不諄切而  
撫按藩臬之奉行則多未至如賊吏追賊一事奏明旨督  
責至嚴也乃三四年間未有一奏報者玩法曠職莫此為

甚臣請以本部奉旨未經奏繳者一移咨都察院嚴行  
催督毋得仍前延遲自取罪咎得旨各部限半月內開送  
都察院類查奏聞 八月己卯先是廣東賊首李文彪與  
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自三十五六年間相與結黨構  
亂號為三巢時時劫掠近巢即居民前後具奏請剿無  
慮數十疏以倭患方棘故不暇及至是文灝死其子珍與  
謝賴二賊勢益昌熾每分道四出攻城畧邑衆且數萬于  
是南鄭提督吳百朋決意討之乃上疏請專付以討賊之  
任不疑以治臣之罪 上從之 九月己酉詔順天撫按  
官嚴禁僧尼戒壇託法仍令嚴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

內外僧尼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違僧悉  
轉所在官司通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行御火鮑永泰  
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挾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庚  
戌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尚書朱衡言何  
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至是亦自變其說而衡以新河工成  
告於是群囂寂然令衡會同李馴悉心料理以固永久

十月癸酉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遂豐城人忠貌魁偉博  
學有才諳尤長于用兵沉機秘結往往出人意外故能隨  
戰輒效當其提督操河會庚戌虜變召赴關至則失嚴嵩  
意罷廢家居用為起提督淮揚軍務平廟灣倭寇進南京

兵部右侍郎適振武兵變遂指揮鎮定副事者控制失宜  
諸叛卒乃益驚悍無狀比遂往典留樞府寂然誌羈馬蓋  
戢亂之累如此卒贈太子少保賜葬祭如例 己卯吏部  
尚書胡松卒松滁州人潔已好脩富於經術容貌儼然望  
之者知為正人莊士其蘊藉昏容不為岸異而嚙然不汙  
於俗有大雅風焉其任吏部以振清滯破資格為已任請  
司事皆躬親綜理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  
莊肅 辛巳戶部司務何以尚請寬宥建言主事海瑞  
上大怒下鎮撫司獄用刑禁錮因命出給事中沈東於  
發為民

臣按史臣謂何以尚端知上無重罪海瑞意故欲  
沽之以為名然疏中自叙購買龍涎香以供上用也  
欲以詭道希合為自解之地也惟聖明深燭其奸  
故重譴之如此噫邪正不並立如以海瑞為直而欲  
寬宥之耶則不宜及玄脩之事如以購香為是而欲  
逢迎之耶則不宜及海瑞之言况瑞以玄脩為諛諂  
而以尚乃與之相反無惑乎自取厥咎也

癸未改兵部尚書楊博為吏部尚書初胡松卒尚書缺  
上謂徐階欲以高燿代階以為非乃詔廷推竟用博開

十月乙未原任兵部尚書許論卒論靈寶人博學該記嘗

九邊而其商較虜情綜制戎務整整多石盡比庾代虜變  
起家受兵寄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任他職然值嚴氏當  
國論已老自顧念重又不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狼藉  
其典本兵聽世蕃書諾故其晚節殊為清議所不滿云後  
至隆慶改元始復官賜葬祭 甲辰先是工科都給事中  
趙格劾徽州知府何東序酷虐詔赴部聽調至是巡按宋  
纁亟稱其賢且言東序不畏強禦為奸鋒所中如此不靈  
是使節士吞聲也宜留東序供職疏入吏部覆纁言是量  
調東序仍不次超擢以為任事任怨者勸

臣按科官風聞言事舉劾多不得其真而巡按親臨



地方其有差繆者鮮矣何東序守徽州剛毅有執不  
士強禦則強禦中傷信有之者趙格欲劾其人必  
其果酷虐然後可而以酷虐之罪罪正直之官豈不  
寃哉幸而宋纁為之雪白吏部覆是宋纁且欲不次  
超擢以為任事任恣者勸是時楊博為吏部故精明  
果斷如此後宋纁萬曆中亦為吏部執法秉公 皇  
上方嚮用之而乃驟卒于官使其卓越之見不得求  
有所施也噫

十一月壬午總理河道潘季馴以憂去吏部言治河尚書  
朱衡心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上業已有緒宜即以河運

事使衡魚之報可 十二月庚子 上疾甚還大同午時  
崩於乾清宮是日徐階等啟請裕王入主喪事 辛丑順  
遺詔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  
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念切惓  
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  
誑惑禱祀日舉土木咸興 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  
廢既造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畲改輟而遽嬰  
疾疾每一追思益增媿感蓋愆成美端仗後賢喪禮依舊  
制自即位至今建言諸臣存者召用殁者卹錄方士人等  
查照情罪各正刑章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臣按宋臣曰 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  
取文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律為輔以明作清  
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不為謹備  
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嚮風中  
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  
獻皇 獻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侍臣竊窺 聖  
容慘怛享獻情虔無不泣下者晚年雖不御殿而批  
決顧問日無停晷跼蹐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  
移升遐一詔受悔尤深真可謂不世出之主矣雖然  
周宣王雲漢之側身常武之平淮內有山甫外有甲

伯非不赫然稱盛然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不籍  
千畝南國喪師料太原殺杜伯以致號公諫不聽山  
甫諫又不聽所以中興之美未盡焉我世宗土木  
繁興方士齊醺戮大臣繫諫官南倭北虜征勦不絕  
大約皆嚴嵩父子涇濁朝政而惑亂其心也卒之割  
託得人徐階幹盡末年又怨勝于周宣豈有得而  
一之功故終成風雷之益與